

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

著 尤金·奥尼尔

尤金——

这个天才和酒鬼的死
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谢幕

译 徐钺

长昼 的安魂曲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尤金·奥尼尔的
自传性遗作，堪称当代戏剧的最高峰

東方出版社

长昼的安魂曲

著 尤金·奥尼尔

译 徐 钺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振明
装帧设计:肖 辉
责任校对:书林瀚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昼的安魂曲/[美]尤金·奥尼尔 著 徐钺 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4

ISBN 7 - 5060 - 2195 - 1

I. 长… II. ①奥… ②徐… III. 戏剧文学—剧本—美国—现代
IV. I712.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1297 号

本书依据英国 Jonathan Cape Ltd 1966 年版本译出

长昼的安魂曲

CHANG ZOU DE AN HUN QU

[美] 尤金·奥尼尔 著 徐钺 译

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书林瀚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7.125

字数:160 千字 印数:1—5000 册

ISBN 7 - 5060 - 2195 - 1 定价:1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一部搅动人的灵魂的沉重的戏剧

——徐译奥尼尔《长昼的安魂曲》序

钱理群

这是一本好沉重的书！这是一出搅动人的灵魂的好戏！我一口气将它读完，浓雾溢出文本将我压得不能喘息，眼前直晃动着：女主人公麦瑞的，又被她的小儿子爱德蒙德继承下来的那双手，那“异乎旁人的修长手指”，那“被风湿症扭曲纠结”的“神经质”的手，“不安地纷乱地弹动着”，“狂乱地颤抖着”，又被哀伤而绝望地“凝注着”，“猛然痉挛”地伸向剧中每一个人，伸向我们每一个读者、观众！……多少天了，我都无法摆脱这双手的逼迫。昨夜，它甚至进入我的梦中……

同时唤起的，是一个似乎遥远而陌生的剧场记忆，那是1998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我坐在电影学院的“黑匣子”里，观看奥尼尔的《悲悼》（林洪桐导演，电影学院95级学生演出）。后来在一篇文章里，我这样写下了自己的感受：“导演把他的生命投入其中，演员把他们的生命投掷进去，我们观众也因此受到感动与震撼，不由自主地参与进去。在短短的三个多小时里，我们（导演，演员和观众）共同经历了怎样的精神磨难，生命的挣扎啊。这是一种几乎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沉重；但所有的人都收获了‘丰富的痛苦’，在对人生痛苦的逼视和反抗中，人的生命（自我生命与艺术生命）获得了升华，达到一种酣畅淋漓的状态”，一个“生命的瞬间爆发与闪光”。——我终于领受了奥尼尔戏剧的魅力。

而这部《长昼的安魂曲》，却是奥尼尔拼将最后的生命，“用血、用泪水刻出的记忆残片”，是他“最终能够面对那些封存在回忆的死亡写下”的“一部戏”，奥尼尔说：“写下它，拌着沉在我心底的哀痛，理解，原谅……为梯罗恩家，那四个被堵绕的灵魂……”。他还对妻子说“他不能不写这部关于他青春岁月和他的家庭的戏。这些往事如同幽灵一样纠缠着他，逼他非写不可；仿佛在他心灵深处跟他在作祟，不尽心倾吐，他永远无法安宁……”那么，这部剧作首先是搅动了作者自己灵魂的最深处，搅得天翻地覆，搅得“周天寒彻”，真正地呕心沥血之作。译者将剧名译作《长昼的安魂曲》，是大有深意的。——“长昼”一词也引起我的联想：这不但是指剧情是随着“白天走向黑夜”展开。记得鲁迅说过，要有“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自在暗中，看一切暗”（《夜颂》）；其实要清醒地看出“长昼”中的“暗”，是更需要一种眼力的。不过，这是我的“过度阐释”也说不定。

而现在奥尼尔还要搅动我们的灵魂。但他又是真正的戏剧家，他竟然将如此繁复、纠缠的情感、意念，置于仿佛是僵化的传统的“三一律”的框架里，这真是一个“化腐朽为神奇”的天才的艺术创造！而在短短的“一天”（如一位批评家所说，这是“提罗恩一家生活中的一天；人生中的一天；生命中的一天”）里，他又注入了多少人生的与生命的缠绕啊：不仅“过去”的阴影死死地缠着“现在”，现在时时通向“未来”的死亡与希望，彼此纠成一团；而且“记忆”与“遗忘”，“希望”与“绝望”，“选择”与“放弃”，“家恋”与“漂泊”，“诚实”与“说谎”，“清醒”与“昏乱”，“恶毒”与“善良”，“他伤”与“自谴、内疚”，“诅咒”与“祝福”，“复仇”与“关爱”，“决绝”与“眷恋”，“憎恨”与“同情”，“怪异”与“温柔”，“猜

忌”与“羞愧”，“郁热”与“淡远”，“煎熬”与“超然”，“屈从”与“倔强”，“热诚”与“冷漠”，“失控”与“自制”……全都纠结为一体，而且瞬息间发生万般变化。这不能不使人想起鲁迅笔下的陀思妥夫斯基：“灵魂的深处并不平安，敢于正视的本来就少，更何况写出？”他将“自己作品中的人物们，有时也委实太置于万难忍受的，没有活路的，不堪设想的境地”，“在骇人的卑污的状态上，表示出人们的心来”。“这确凿是一个‘残酷的天才’，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这样，就显示了灵魂的深”。《长昼的安魂曲》显然是这样的“显示了灵魂的深”的作品，鲁迅将其称为“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它也因此超越了作者个人灵魂的自省，而直逼我们每一个读者和观众的灵魂，我们也同样是“伟大的审问者”与“伟大的犯人”，我们在剧中每一个人物身上，都看到了我们自己，我们和剧中人、和作者一起，“穿掘着灵魂的深处”，“受了精神的苦刑而得到创伤，又即从这得伤和养伤和愈合中，得到苦的剔除，而上了苏生的路”（《〈穷人〉小引》）。

面对这样一部使人承受“精神的苦刑”的剧作，我不禁产生这样的疑问：我们的译者，这位北京大学中文系二年级的学生，为什么选择了它，并且几乎把自己的生命也投掷了进去？——这是仔细阅读这部译作就不难看出的。这是一个多么不合时宜的选择啊。我又想起了前些时候，我在观看了国家剧院演出的契诃夫的处女作《普拉东诺夫》以后，在日记里写的一段话：“很久没有看到如此深刻的，能够刺痛我们的心灵的戏剧了。我们所有的只是批评家所说的‘让人读了不觉痛，不觉

酸，也不觉痒’的平庸之作”，“而且不能不想到我们自己的生活：同处在‘现代不确定’中，但我们既无深刻的爱，也无深刻的痛，更无‘生活在明天（远方）’的向往。契诃夫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生活的平庸与我们文学的平庸。‘我们的生活与文学在哪里出了问题？’看完戏，我久久地追问，心情极为沉重”。我突然想到，我们年轻的译者大概也是感到了这份沉重，也是出于刺痛的心灵的驱使，而情不自禁地要将这部六十多年前的美国人的剧作介绍给新世纪的中国读者。而从译后记里，我们又看到了作为一个严肃的翻译者的困惑：“令人凛冽地感到自己的语言在触到一种陌生时的痛楚”，他不止一次地追问自己：奥尼尔的这部作品，“在他自己的英语的世界，在他几十年观者和批评者”的阅读里，“尚且如此之艰涩，难以破解”，“在另一个文化主导国度里，能看到他真实的存在么？”于是，他又为这样一种“被遮蔽”、被曲解、被冷漠的“恐惧”所缠绕，翻译本身也引发了心灵的刺痛。这我是能够理解的：因为我也是这样痛着，几乎难以提笔……

但也正因为痛着，所以我写着。而且还要追问：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学？我们需要怎样的文学？于是，我又想起了鲁迅在20世纪初所说的那段话——

“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撓……盖诗人者，撓人心者也……如中国之诗，舜云言志；而后贤立说，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无邪所蔽……许自繇于鞭策羁縻之下，殆此事乎？然厥后文章，乃果辗转不逾此界。其颂祝主人，悦媚豪右之作，可无俟言，即或心应虫鸟，情感林泉，发为韵语，亦多拘于无形之圈囿，不能舒两间之真美；否则悲慨世事，感怀前贤，可有可无之作，聊行于世……（今日）人人之心，无不溯二大字曰实利……纵

有激响，何能攫之？夫心不受攫，非槁死则缩朒耳，而况实利之念，复黏黏热于中，且其为利，又至陋劣不足道，则驯至卑懦俭啬，退让畏葸，无古人之朴野，有末世之浇漓，又必然之势矣，此亦古哲人所不及料也”。（《摩罗诗力说》）

文学，是“攫人心”，还是“不攫”，是搅动人的灵魂，迫使人们去思考，去追问，还是使人心枯槁，或远离人世，或为实利所蔽：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当然，人各有志，作者与读者自会去选择自己需要的文学；但我要说的是，在当今的中国，是需要这样的敢于正视社会、人生、人性的血淋淋的真实的，揭示人的灵魂的深的，“攫人心”、搅动人的灵魂的，沉重的文学的！

本书是献给有这样的需要的读者的，另有所求者尽可以离开。

2005年1月8日急就

前言

——盛夏，三封信笺

Sarah,

在等你回信的7月里，我无序地译了这些文字。

本想翻作《长昼的安魂曲》，犹豫了一下，忆起了一个朋友曾说过的话，似乎是在揶揄我狂肆而迷乱的语言——“死亡与罌粟花的气息”；不错，呵，不错……且总是用了淡然甚或自怜的口气。

此刻它叫做《白夜》。

暂时；

无法可解的一个译名，不是么？

那与北极的辉光，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毫无关系；我只是感到一种力，一种风蚀巨岩的凛冽刻在我译下的文字与尤金那几十年前的语言之间。我此刻将这些尚未译完的文字寄给你，希望，你我都能找到这令我挣扎了21年的——也将永远为她给我的痛苦而快慰的——语言存在的意义；这激荡着无数回响的，这断在百年前时代的裂谷中的，——这如今被你我写下的语言！

原谅我暗暗地在其中用了你的名字做对话的声音——那令我在近乎绝望中有了用国语继续写下去的信心与力量。我此刻写下的话语将是一篇未可完成的序言，为你，为你我的母语……我还没有想出如何安置那些似乎与她相关的词汇：当代、西方、译介……那都太过狭隘了。

狭隘……

两年前的这个夜晚，当我不知自己站在冥河的哪一端时，看到漂来的这几页纸，——已在长夜里浸得湿透了。我等着它们沉下去，沉下去……然而最终那纸上却映出我的影。

我独自将它收起，让冥水冷着我的胸口，直到今夜；

记得么，两年前，你问及我似乎脆弱难持的生命，我的病……药……罂粟花……

Sarah，我的生命不过是一瓶被遗忘的烈酒，在城市的阳光下慢慢挥发，散尽，遗下无人辨识的干裂酒瓶。

Sarah

生不过是开瓶的一瞬间

死却是经年干涸的等待

晚安

XY

7月

Sarah,

我曾在很久前的一封信中向你提到过文字在阅读感知中应具有层级，对么？那么，请原谅我，假若我此刻的话只是自以为是的猜测，——你并没有看透我那时写下的文字。

当此刻我又一次翻读着这一本 1990 年剑桥版的“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并在两种语言间寻找一个平衡的支点时，或许，我可以将原先的话语梳理得更明晰一些：

对翻译文本的完全解析需要三重迷墙的破碎——

一、直观“视觉感知”；这是对你可读到的中译本而言的底线。

二、客观“情境带入”；即回到作者创作或译者译介的实境实地中，剖析，再重组被自我的先入感定型的认识。

三、最终，再一次回到文本主体（无论是何种语言，必是原本）；这似乎近似于第一层的主观性，但，此刻要做的却正是将第一层主观感知时的“幻象”还原。

我所谓的“视觉感知”，便是你此刻看到的，被翻译重构的文字——它们只是一些符号的重组，像绘画中的线、底色、光影的构架……你可以从中找到一幅完整的画面，你看到了那枝笔所写下的每一滴油墨，你用眼睛给了自己一个“感性的印象”。

但你离他太远了——那握笔的人。

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如你我一般掌握异域的语言，也无法令人们在阅读的时候去选择最原始的文本。从这一点上说，那些翻译（包括此刻我手中未完成的这一本）的文字，似乎都

是在做着遥远声音的传递者，让他们能够在另一片土地上勾勒出
自己的轮廓。

然而，那被越洋遥递而致的轮廓，便是那些名字的实体么？
那若是被一重重镜片折射过的幻影，你更愿去伸手触碰一下那
些名字在光环下的温度，聆听一下那些或许已被我们根深的文
化扭曲的原声，还是，仅仅相信自己的眼睛呢？

很可惜，如今只生了一双眼睛的人，似乎是太多了。

那么，你问到的疑点或许已无须我给出答案了吧——不错，
我首先为 Mary 这四个字母找到了一个不被人熟悉的名字：“麦
瑞”；如果愿意，你尽可以称之为一种对传统的反叛。

但，请告诉我，“玛丽”这蹩脚却被共识的译名是何人伟大
的创造？！

Sarah，我从不怀疑你曾怀着对语言的信仰，在舞台上遍寻
娜拉，等待戈多，可你不会认识这个人——爱德蒙德，不——
他不是尤金·奥尼尔自己！尤金或许想写下一篇献给自己的记
忆，爱，与生命的咏叹和独白，而生前，却无人肯为剧中那四
个絮绕不散的灵魂唱一曲雾中的挽歌。

如今他在这个国度已然是西方现代戏剧的代言者了，当你
再听到他的名字，该会是暗暗地联想到《天边外》、《送冰人来
了》，至多是《东航加的夫》吧……而我即将译完的这一本，这
最被尤金·奥尼尔珍怀的自传之著，至他死后方才在百老汇的
舞台上得到原被漠视的位置；那又一次的普利策奖不啻是世人
为他祭奠的一次忏悔！

在他的祖国，在他自己英语的世界，他几十年间的观者和
批评者的“阅读感知层级”尚如此之深之艰涩，难以破解，你
又确信在这另一文化主导的国度里能看到他真实的存在么？

在一种文学被介绍到另一种语言导演的舞台上时，当它被另一种文字另一个人解读时，作者就已死了！

这是悲哀么。

如果一个不朽的名字无法从另一个文化世界中独立，无法在另一种语言渐进的历史中得到同样累进的、一层层更明晰的理解，无法呼喊且争得自己在异域的纸页上应有的位置……那么，他的不朽在那个陌生的世界里，便只是一具干尸。

如果你自认已全然理解了他——尤金，Sarah，你尽可以不再看我译出的文字。

然而读过之后——我知道你会的，他将远远地看着你，那距离，正若隔了半个世纪的尘埃。

我写着剧中人猜忌嘲讽的对白，冷冷地刻下那些形象的悲凉，却也在恍惚间深陷在剧中猜疑的迷雾里……梯罗尼、麦瑞、杰米、爱德蒙德……似乎每个人都用欺骗絮绕着自己，变作用虚伪追索真实的幽灵。我在刹那间让自己浮在了辽远的迷梦里……你说，你看到了，看到我们此刻所使用的语言正辟出一片宽广的草场，然而——你伸出手，它却无法给你即将褪逝的淡绿与生长……你会恐惧会感到一丝虚幻么？或者，无以把握的真实？化作于自己的语言，于这语言古老却又似乎不满百年历史的——暗暗怀疑，嘲讽，甚至恐惧！？

昨日我译到第四幕；已是高潮了，我却莫名的，不忍再写下去……

我似乎知道，此刻自己是在雕塑着一个50年前的形象，而无论我最终给他怎样的表情，那具早已沉睡的尸骨都不会像爱德蒙德一样挥出他的拳头。你，和每一个读到这些文字的人，

都只有接受，接受我为他——尤金——刻出的轮廓。

我们其实早已接受了这样的许多轮廓。

从林琴南便已开始了吧，——那些异域的线条都是恍惚的，被一种新生的、在饥渴中的语言描摹下来，涂抹上不及选择的色彩。

我们没有选择对异域的文化作另一种认识的权力！

……

那已是昨天。

今天翻译到爱德蒙德的一段独白时，我不知不觉脱离了对原著的忠实，离析着那些文字化作沙与沫。

我看到尤金挣扎着

反抗

和许多熟悉却又遥远的名字一起

击碎

你我的父辈为他们戴上的

面具

不……

先不管这个叫XY——或者别的什么名字——的画梦者又在乱语什么，先看看他逼着可怜的爱德蒙德说的话吧：

……

信风中浮着一轮满月，那艘老渔船正以14节的航速依偎着海浪。我躺在船头倾斜的桅杆上，面向船尾，能感到海水就在我身下呜咽，化作泡沫……每一叶帆都在月光下白得娇柔，悬着她们的桅杆高高耸过我的头顶。我就在这海无尽的美丽与她清唱旋律中迷醉了，在那一刻我脱离了身体——不，是脱离

了我的生命。——我自由了！我在海中消融，化作白色的帆飞涌的浪……化作美，旋律……化作月光化作航船甚至遥远的星色迷蒙的夜空！我……没有了从前和未来，融进安宁、和谐和野性的欢乐，融进了比我的生命——甚至所有人的生命都更宽广的包容之中……我属于了生命自己！

……

……一个沉睡的海，在那一刻……只有慵懒的海面起伏着，船身轻缓单调地摇晃。所有的旅客都在睡着，也不曾有一个船员走进视线，——没有一点儿来自人间的声音。浓黑的烟雾缭绕着从我脚下和背后的烟囱中涌出……梦着，并不去了望什么，只感受着寂寞……高高的……远离着……看到曙光像绘上了色彩的迷梦一样渐渐掩过沉睡在一起的天空和大海。随后，那一刻令人心驰神醉的自由来临……宁静……旅程的终结……最后一个港湾……有一种充实的快乐正在辽远地跨过人间的污秽、悲哀、贪婪的恐惧还有希望和幻梦！

……

我不打算改这一段了，希望尤金·奥尼尔原谅我把他的爱德蒙德写成了另一个人。

这个等待曙光的灵魂已不是尤金了，尽管我知道，当他写下Edmund这个名字时，他是在刻下自己；但此刻你见到的却是“爱德蒙德”，尤金不会看到他活在另一种语言中的形象，他的声音是我给的——！他是我，他吞噬了我——！

……

很晚了，我似乎在蒙眬间握住了一些超越文本的意象，但那究竟是什么，我又并不确知……如果不介意，还是留待下一

封信吧。

爱德蒙德

为何那些定要称你作“爱德门”的人

那些

辨不出波旁威士忌浓烈的

徘徊者

却听着你淡淡的爱尔兰口音

嘲笑

.....

XY

Sarah,

几分钟前，我终将上次寄给你的那一点儿未及完成的译本补写完毕了；但回转过身，却又隐约地感觉到，这几段在我思想中帷幕的起落，也正是关乎两种文字与文明间断裂的残片，是一件囚服的“表”与“衬”，那囚禁的，竟正是我此刻所应用的语言！

是的，这正是我上一封信中所“不确知”的意象——关于两种语言间转化的形态。

或许我们从象形进化至今的文字早该死去，也或许，她只是初生……那么——

愿我此刻写下的文字令你关注它所蕴涵的思想，超过这些文字本身。

“文本翻译”的历史被拉到所谓“西方文学”这一词汇的本体前时，正如同挂了枷链穿了囚服示众，只怕尴尬得很。

关之外文经典与文论的介绍对白话文学近百年之生发成型，再到如今被诸多人声称的“成熟”，仅就切入的视点便早已不可胜举，只是大多找不到一个原创且适宜的框架，将论述的散珠串构在一起；恰如同在已拉启了幕布的戏台下找不到座位，急切间寻了别家屋顶的檐角坐下，便也不必去管脚下的人家姓俄姓法了。

Sarah，当我写下最后“幕落”那两个字时，我约略地明了了当初不愿你劝阻而翻译这一本书时的冲动——对一位大师甚